

時代漫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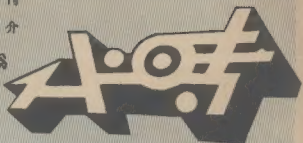
22 號大特月十年週二



聞新地各外內國載刊

識智須必上活生紹介

物讀的當適最中期時張繁代時現爲



冊二十年半	冊四廿年全	冊	定價目表
角四元二	角六元四	內國	
元	角八元七	外國	

行發日十二及日五月每・編主任大張 刊月半畫圖的一唯國中

印精版寫影
頁十四書全
角兩售減冊每

復刊預告

影電代時

冊二十年半	冊四廿年全	冊	定價目表
角二元一	角四元二	內國	
元	元	外國	

行發日五十二月每・輯編華可包 誌雜影電的迷影給獻專

注意：本彙刊祇有五百本，除售出外，所存無多，售完爲止，決不重印，機會僅有，愛讀諸君幸弗失之交臂。

每冊售洋三元
掛號郵費在內

1. 刊彙影電代時

版出(期二十至期一第)集一第

除白
斑嫩

粉質
精裝

孩兒面

上海中法藥房發行



精裝
孩兒面
之盒裝
圖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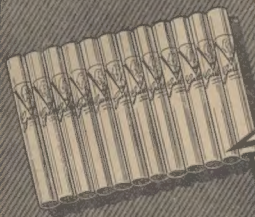
粉質雪花
堪以代粉
軟性雪花
堪為粉底
淡裝濃抹
一樣傾城
如姊妹花
到處歡迎
化妝品中
首席明星

各大藥
房各大
商店均
有出售

嘉寶牌香烟

科學監製
香味和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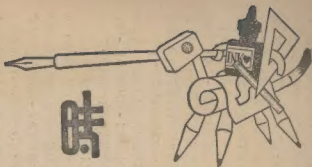
半價
犧牲



烟絲枝枝
金黃整潔

中國新福烟公司出品

五折



我人將以戰爭對戰爭

宣相墨里尼在十月十三日進攻阿
國土地以前告其國民書之一句

時化法心

今年九一八我們的文豪也有在山書店裏談笑風生者，大學人物也有在虹口「三」內彈進日本舞廳舞者，很足以表揚文化振奮的精神；同時上海的銀行巨子及五金業的豪商也紛紛組織赴東考察團，很能幹出經濟振興的實際。聽說中國民族不偉大，阿王！

意國遠征軍歌中有一句：「劉阿王的轡子，我們的轡子。」因此係出諸中國老紳謝默家王先龍之手云。（轡子）

最近聞揚山主張什麼土地村有，假手是黨反三民主義的，但去見有人出來運動，也算怪事。至少那模範軍閥也應受內政部所規定的圖書總誌的取締標準第五項：「反對本黨主義政綱，政策，及決議者」的裁制，而取消其發言權。（須鈞）

野心家費了「地中海的過水去宣傳的而我們又寫戰時穿的意阿戰爭終於出演了。茲據天國來電，雙方均求事主耶穌保佑，上帝大人，未免覺得左右為難。（小伯）

行政院據中國保護動物會理事長葉恭綽電，以十月十四日為世界動物日，懇通令全國，於是日免屠各種動物一天，已由院令內政部轉飭全國各級政府遵行。不知是日應執行死刑之犯人，亦世襲同樣恩典，多活一天否？（逸）

萬芳園在卡爾登和融光兩戲院演演流轉型的歌舞，天天客滿。經濟學家以及張三李四因此都說，這是都市不景氣的嚴重。（蘭）

在此國家將興的尊孔時代，忽然有人發現吾至聖夫子先大人閣下同志的頭顱，早已被周元王齊高士掘出

致發瘋小四子及學少長等，應贈馬車將像，繼而而去，餘下之零星雜物則盡掃地。公安局只知拘人而不顧被拘者家中財產之安全，殊非維持公安之道也。（逸）

上海市新聞公安局局長聞嘉，近以身封不勝繁劇，早請辭職，並以請同志，各安宅，召開聯席會議，



普天同慶

據新聞界中人確報，現有二萬萬九千餘萬的男女同胞，本情實救國的主旨，而擴大防範，要求中央另設體育部，而撥公學精民館為當然部長。（漢流）

有人問吳稚暉對南北外交有何見解，吳家公答道：「此等重慶問題，惟智識高深之人，始能解答，否則殊無意見發表。」為政者如此口吻，所以國難轉瞬的諸路一天猶大一天，所以天下得以太平。（老雞）

林主席擬在南京築一山上劉地百餘畝，準備費二十五萬，伊樂氏第一的國籍權，以期天下太平。假如有人把此項土地及巨款劃歸一所國獸醫院或設理藝術專校，則我們必將聞聲一躍，致於紅樓，則未免太遲時代了，吾儕小百姓却未敢妄發一語。（魯魯）

福建長樂曾試，前因劉劉劉劉劉不力冤獄，頃者方以該縣正兄李振華，經計縣長竭力排擠，不無功績！特准復職，並飭縣努力糾拿餘犯。該縣是可謂與「兇手」同進退者矣。（逸）

中央電台報告員，在報告時以「妹妹我愛你」一句，說明「愛字」，被記大員一次，有人說中國無戀愛之「愛」字，因戀愛二字在中國是一個發音名詞，然而，中國人亦登有愛國的愛字耶。（逸）

如以離家，製為飲器；而現在此器又落在向敬古物收藏家潘尼平中的驚人消息。恭為向東的後裔們欲哭則哭免大幽默，聲孔諸公欲笑，也未見得不幽默。（度）

公推代慰同，故在報端登載啓事，其文中自有句云：「……聞基司為黨員早已犧牲黨國……」讀之不覺駭然。（逸）

勤奮體台月刊徵求「我國歷探取何種體育運動為國民遊戲」，聞現已收的答覆大部贊成法國精博士所提倡的消遣化氣的大陽拳球云。（王先生）

我亦「老革命」也

王柳園

話說革命大事：文好武也好，老頭兒不必說，小夥子當然要，祇要滿清不食生肉死，若果發憤作調，你失敗轉機。記得「當今皇帝光緒聖上」一命嗚呼之後，重慶城裏，滿清將起黃旗，到處貼着「普天同喜」，這裏焚香，那裏拜禮，其大於如花似玉的皇帝進棺材。沒有好久，普天大老爺歌巴蘇其人者，領出堂堂告示，命九城門各樓子的夏夫街衙門鳴鑼叫道：「革命天子，宜統皇帝，擇吉登基，普天同慶！」於是人們又強羅結綵，鑼鼓喧天，反笑為笑地並且朝裏朝地又辦了一大「皇會」，總算是糊裏糊塗的天下太平。

細道這看來，中國人，最低限度也可以說是四川人，覺得是那四縣不學無術的孝子順民了。那時得宜該那小子或是攝政王那傢伙替他做了三年皇帝之後，硬要推倒好，把川漢鐵路收歸國有；於是一部份川耗子或川耗子便結了「路路同志會」大舉鬧事。這是我們十月革命的導火線，現在中華民國的搖籃。這連雙十節之便，筆者信手寫來，想不著這件生事。

先天之事而後個人之事，此亦理名言。所以在以下的篇幅中，我謹將「我」不消說這是抄襲羅馬路大將軍「自述」，那句話的語氣。聊吐自己的感思。

同志會的聲勢，一天比一天大，鬧得不亦樂乎，於是四川北川南，蔓延而入川東。清廷便以為他們在殺人放火，是謀反叛逆，派了大兵入蜀，由劉子手端方督師進剿。四川人中最高革命的份子，或者就是楊其不革命的份子，也都以為那批獻忠仁兄大人閣下先生老翁同志再生了，真不難合以氣，或拒或迎，祇有大部份的死人壯烈自明。當時我僅十二歲，是聖職總巡的少老頭調派一革命烈士陳夢坡的女公子陳蘭芳所主持的俠仁學校的高材生，（即今日之所謂留學兒是也。）也是重慶「仁義上」第一排牌子的哥老會——國光社的執法公館。我那時的社會地位絕對對哥老化的潘三兄當然高得多。我既有師長指導革命路線，又與「飛石」（即波漢之尊稱）聯絡與黃漢南。我是革命黨人中最優秀，最有資格，最無知無識的革命小兒。

晚年時，雖說兵多械足，却打不過四川的革命黨之衆，不勝數地的人人唾一口，用廢油防腐，割盡示衆，不勝數地

開縣潘道那頭頭專美於前，四川人的強盜違反的天才和技巧。同時該統領元洪也在武漢慷慨地揮臂一呼，像宋江一樣逼上了梁山。當時四川革命黨人的工作也很艱辛，把文從外洋所製造的革命工具——都用上等實川紙紙寫出來，每個人按帶幾張，在夜裏沒有現成明燈的時候，便偷偷地藏在各字號，錢莊，鹽局，公所等的門牌或舖前掛去，以充動員長革命火星也料。這種工作我做物最多，覺得也最容易，最拿手而且最好玩。



「……的真教竟這難！呀」

雖然有一天晚上，盧大哥，阮三哥，陳五哥三位恩兄（即引進我入哥老會的保證人）一派小弟兒來叫我去。第二天我因為革命又逃了一次學，急忙跑上陳五哥家去請教分示。我一到那兒，陳五哥便朝裏朝地問又滑地地地地：「聽着：我們這流之輩（即哥老會中仁，義，禮三個堂口的小弟兒，徒弟，徒弟的自稱。）志在興義滅滿，現在是我們光復的時候了。今天下午兩點中鐘就開。王老么，你不要睡睡——即上樓所開晚中吊子也。」拿衫褲伙到雙火爐大酒缸門前等候。你壓晚得堂口上的規矩，不來的人就是賣堂口的，三刀六個個，刀刀見鮮血——完了。」

我一面在街頭小巷亂逛，一面在肚皮的亂想。想到與漢滿，升官發財，三五要人，揮片大曲（後者係酒名），大院子（公館）三個頭的模樣，國人的帽子等等事，人類學黨是黨實榮華富麗的動物，而且不去則三刀六個個，小英雄斷不肯知此不豪闊，所以決定要去。不過我尋常般釘銀時所用的示願傢伙，僅是一把長不滿五寸的匕首，如今要革命而用武器，則未免有傷革命之理。我記得我那那打大驚的父親，也花過幾十兩紋銀，招一個小汛官，在家中藏有一把馬刀。我於是歸家察實，把它在一家布店包裏，運了出來。

時雖剛開晚，家家戶戶正張着七星鏡子，菜豆花，黃銅肉裏的時候，我已輕跑到。清銀行門前把馬刀藏到門角裏，自己在路上逛來逛去等等。等了不多一會，但見遠遠地有十八個黃圈圍的紅旗旗地出現了。後面跟着一隊穿奇裝異服執槍執劍的人。於是我把刀出鞘，行也如飛地迎上前奔去。他們已把對門門和台衙門都光復了，一看見我，都不約而同地說：「替換防軍，王老爺打頭陣！」當然我不肯替。（同時我的小弟子也飛到同春上去了。）此時我當先走步領導他們後發火，下陝西街，到過街樓轉，直向朝天觀進發，沿途樓無聲，祇有商店門前的白旗隨風飄揚，那時革命諸兒也不曾發明喊口號示威的方法，至今引以為遺憾。

朝天觀門前有幾十級石階，大家一到這兒都停步不前了。我則獨自一人三步當着兩步地登上前街去，數十個城防軍此時在觀前一齊臥下，喊下成立着舉起整式五子槍對我跪下，我則大聲喊道：「給老哥掛白旗，投降，投降！」那些城防軍大都是義勇的土匪，一着是我，便大家說：「算數了。」

等到我們指揮隊伍回到都督府去開會後，有個總參謀還對我說：「明天都督就以此封你官了。」我像魯賓那樣快活地飛跑回家，豈知我的爸爸和媽媽已經坐在堂屋裏了，面前還擺列着幾張一，毛竹棍一根。我心頭雖然覺得：所謂「國法」已被推翻了，然而家法畢竟難逃。我在這一對「父母官」面前裝着要之後，立即就知自己的罪狀是：請大憲為：請王家的子孫不除去做革命黨，應打二十大下，應在家裏革職革職思過一月。

從此到如今，我老怕革命，不敢革命，但是始終沒有說服過反革命的黨。我老怕將來自己的子孫不肖，不如趁革命的祖宗的個人革命史獻入於文庫所以在這兒自白，一以廣宣傳。

地 球 哀 話

(那利的獨地星行假一某與將球地)
 ！軍將：(者逐追的面後對)球地
 可不也有寬的那利這你道難
 ？嗎能

是而而爭為，道知要你：神戰
 是滅損的謂無國這，的榮光

！呀得值不的麼多

假于珠譯



「光榮可以當飯吃的嗎？」

莫索尼：不能給人民以麵包，應給以光榮！

張 勇 作



口譯自寄立自獨

陸 跟

(MAS)BOAT的來國中到新

晨 王

「馬斯艇」發明者是意大利。當一九一八年歐戰將近告終之前，忽然這個海怪出現了。那時候，底速率還僅發明到二十海裡，可是初次出陣的結果，居然擊沉了一艘二萬五千噸的戰艦主力艦。聽說這次意阿戰爭聲中，意國已造了大量的「馬斯艇」，開列到地中海去。

在西南的新海軍的建設聲中，陳濟棠最近向意國定購了兩艘。每艘代價是廿五萬。事前雙方均嚴守秘密，所以直至八月份到廣東在江海試驗以後，才漸漸漏出了這個消息。現在這兩艘「馬斯艇」停泊在九龍英國海軍武庫裏，常時由意國海軍員教練駕駛的技術等等。

他們試驗的結果：由廣東到香港，牠僅駛了二個鐘頭光景；如依照平常速率最高的巨型海輪，就須七個鐘頭以上的時間。單從這一點上，我們就不難窺見牠底速率之足以驚人了。前幾次的試驗，平均每小時行駛四十九海裡；最近又在香港船隻繁多的海面試了一次，其速率為四十六海裡，當時並由英國水上機與之同行。現在廣東所置的這二艘馬斯艇編隊到雷電艇隊裏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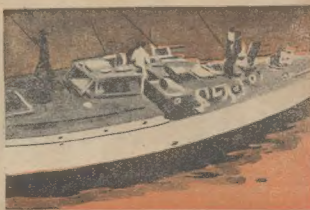
牠的式樣，極類普通行駛港面的小汽艇，但全身却裝置着最新式的現代武器。船底的汽缸足燒汽油一千一百加倫可繼續不定地行駛五百哩。其引擎的馬力達一千六百匹之巨。船首供船員作戰

之用，可容五人；駕駛艙設在艇之尾節，有堅固的鋼板為之掩護。引擎位於艇之正中，司令室即設於引擎間之後，可容一牀，置有無線電報及無線電話機，在平時可將電機放下，改為寫字桌用。至艇之全身則僅十五呎闊五十呎長，船首左右裝有機關槍各一，船之中部備有射擊飛機之高射砲二，此外尚有魚雷兩枚。同時，如於作戰時遇到敵艦或飛機，則司令官即可施放煙幕，以阻敵軍的追擊。製造此艇的廠家，即為意國製造飛機有名的費亞特廠。

至於購備馬斯艇經費的來源，乃係一九三四年劉紀文任廣州市長同人民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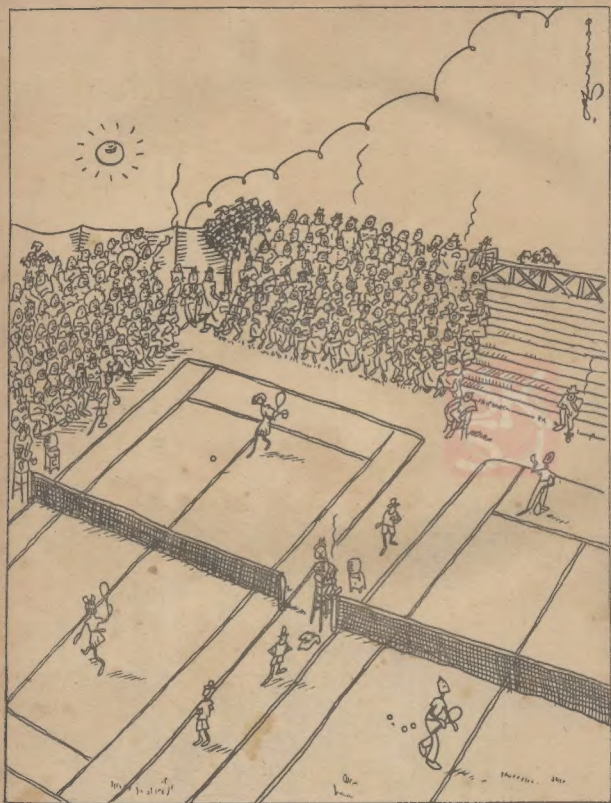


「艇斯馬」的內場龍九在泊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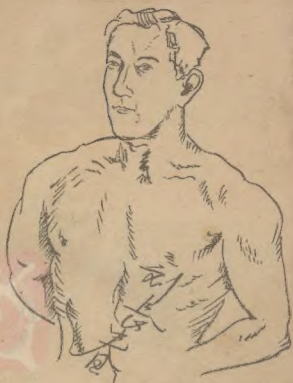


集救國捐之一部份。那時候，廣東方面還曾向英國購了二艘新式的魚雷艇，來作改組魚雷隊的基礎，一面在今年調拔二個學生到意大利去學習魚雷學及戰術等等。據說：他們如經費有可說的話，還預備陸續添購哩。

此外陳濟棠還預備以五十萬元。來建築海軍軍庫；（預期數月之後即可完成）以一百萬元作施行防空的燈火管制設備費，諸如防空地窖的挖掘，滅火隊，救護隊的編練，無線電報警機之定製，五百萬元買高射砲砲臺機探空燈等。在此外每日亟，二次大戰行將爆發的今日，關於國防軍備的建設，確為事實上所不容或緩的了。



！了去下打不麼什爲你 ；員判裁
 ！呢趣興麼什有們我，了賽比們她看去都們他 ；員球男



手遞真速的勞宜圖為

躍活的手遞女場球籃



男選手宿舍



容圓的手 女華馬時操上



曲部三裝服手選女華馬



甘冒鋒林 老老

也是一條好漢的北平彈弓名手



手名遠射平北的存僅果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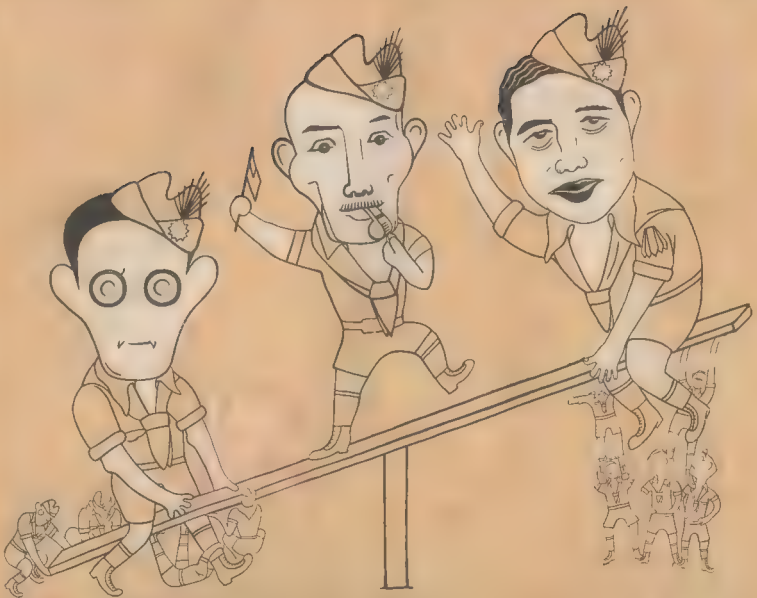




國貨觀光團

，話的眾可創設廣以茲弟兄，力勞的產工貨國民對泰贈在現 己美華工貨國觀光團之由來承
 ！難國的國民華中是都，人工的用屋所少1款款為計

：十級



普通名之為的遊戲是兩個人，上一下和一下很快樂的玩，是一種相繼的運動。但，近來有人發明出新的玩法，這種新的玩法不僅是两个人的遊戲，而是許多性質的；玩的人也不限人數，多多益善。方法是：推兩個強有力的人做領袖，可以成軍亦可；強者的後端，其他的人努力把自己的領袖那一方面抬高，舉起來的現象是：舉不起來就舉負；不過領袖的用心，及保護於這個最有力的人的公理人，如平時中他比其他人更強，舉起來，其他的人何須力也很難舉起的。

業事善慈



爭競業營



歸命來。

「另一個中年女人回答。

「另一個中年女人回答。

「另一個中年女人回答。

「另一個中年女人回答。

「另一個中年女人回答。

「另一個中年女人回答。

「另一個中年女人回答。

「另一個中年女人回答。

「另一個中年女人回答。

「另一個中年女人回答。

「另一個中年女人回答。

「另一個中年女人回答。

「另一個中年女人回答。

「另一個中年女人回答。

「另一個中年女人回答。

「另一個中年女人回答。

「另一個中年女人回答。

「最後的一個叛徒」



小都城的市外

作者 志 謹



粥飯碗的人



「大馬路」的熱鬧最外城

「大馬路」的西東貫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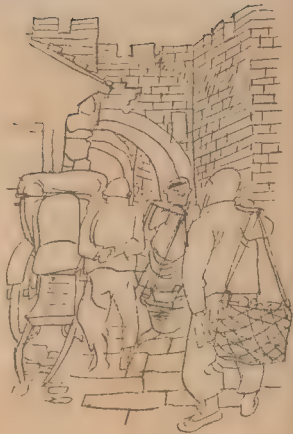
後 勞 節



「節工大」的米店



「店飯上水」的「鄉」



「戶門要衝」的往來



當不了真事

航民

(一)

北方有一大官，在客室裏，看見兒子看書，氣得肺發紫，「你這廢物，放着書不讀，却看些這樣下流的東西來！就把我氣死了！」

兒子低了頭，臉也蒼白。

大官越發越有氣，揮着手說：

「還不給我滾了！看我收拾你！」

兒子嚇壞了，眼裏落着淚，滿臉，兩手抖擻着，慌忙把書擱下了。

大官帶着「肉」呢狂叫：

「說給我！是那個外郎的廢物引誘你，給你這個看？快放給我，我剝他的皮！」

兒子流着淚說：

「我從二號枕頭底下偷的！」

「我從二號枕頭底下偷的！」

(二)

牛科長家很窮。一天，看見兒子偷着金戒指，氣得肺發紫，

親手賞兒子一個銅貼。兒子嚇得

好像掉了魂，兒子父親知道到處

藏。兒子有了心機，就吩咐他：

「老四把他打發了，別嚇出

病來！你把他領到馬房去，我裏，

和那少爺玩一天開心，也避避老

東西的鋒頭！」

牛科長就把少爺帶到馬房，兩

位少爺在官署裏玩骨牌，越玩越

有趣，正在興頭，忽然聽着過來

對馬少爺說：

「少爺，來了老爺的客了。」

兩個少爺就趕，就跑到馬房

裏，在馬房上，不敢多坐。會見

客來了，正是牛科長。他一看馬

房，就打着手，大聲說：

！鈴電的你接接我！辦風

「還有一你，人呢，，很好！不該我，明曰：此，要時兩個

姑娘，與不我可不換你！」

甲：「時，兩個姑娘，又嚇了

酒菜，四個人在外間裏吃吃喝喝，

嚇得裏面二人滿頭冷汗，又不敢出

去。口說得，科長對嚇嚇，抓緊

外姑娘，勸勸，說：

「風，我接接你向電鈴！叮

叮！叮！你這兩姑娘也還不響

！」

科長想嚇着哈哈笑。

過了一會，又：

「風，到裏間來上，我和你

那個，開！」

「風，裏間人一個，慌忙向床底

下，才進去，那兩個已經連連

驚險的起來了。」

北方，水淹死的人不少。

某縣的兩任縣長，一任縣

會裏見了，曾有一段談話，上：

甲委員：「聽說淹死了多

少，多少，是多？」

乙委員：「聽說淹死了多

少，多少，是多？」

甲委員：「聽說淹死了多

少，多少，是多？」

乙委員：「聽說淹死了多

少，多少，是多？」

甲委員：「聽說淹死了多

少，多少，是多？」

乙委員：「聽說淹死了多

少，多少，是多？」



！接換的鬼常常是，待疑以當真拿

甲委員：「還有，一個問題：我聽說某貴族的孩子，非常便宜，大約要多少錢，一個？」

乙委員：「一、二塊地，三塊五塊，上地八塊，沒有一，全看存說去。」

甲委員：「好的，我想買一個，要平頭正臉的，多花兩塊錢倒不

在乎。」

乙委員：「聽我地，到明年

再買五塊，上地，你到，如等

若明年多買幾塊！」

甲委員：「不行！到明年，不關

水災了怎麼辦？那不糟了嗎！」

(四)

有一個教會，小學的教務

，向我說他教務上打的故事：

教務主任是教士，早晚報告，

很給上帝，每天，某條路，無論可

講時，總是引出聖經上的句子說：

「假若有人打你的人臉，你就

另一臉給他打。」

「假若有人打你的人臉，你就

另一臉給他打。」

「假若有人打你的人臉，你就

另一臉給他打。」

「假若有人打你的人臉，你就

另一臉給他打。」

「假若有人打你的人臉，你就

另一臉給他打。」

「假若有人打你的人臉，你就

另一臉給他打。」

「假若有人打你的人臉，你就

另一臉給他打。」

「假若有人打你的人臉，你就

另一臉給他打。」

「假若有人打你的人臉，你就

另一臉給他打。」

「假若有人打你的人臉，你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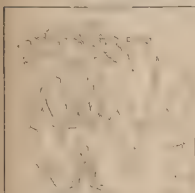
另一臉給他打。」

「假若有人打你的人臉，你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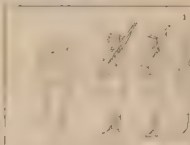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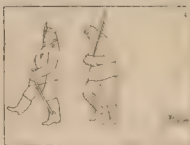
出類拔萃圖



謝及雲自廣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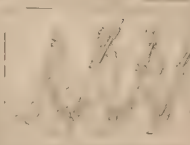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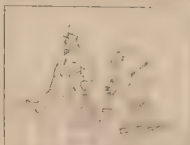
2 鞋白穿麼其爲你 : 官教訓軍生學
1 死十年个爸爸的爲因 : 生學
開自寺所教託



「要成最精強的軍隊非一日無走一百里不可！」



三十哩以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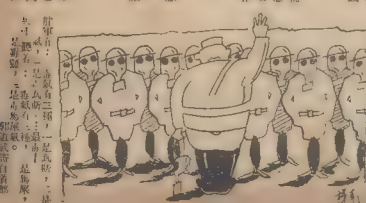


作武進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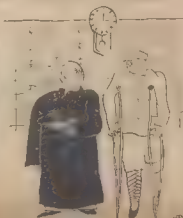
誠 懇

作君愚憊

底到持堅



我愛買一隻鞋。
媽的，你還不賣？
賣也成，那麼你找一位你愛買一隻鞋的，你們倆合買一隻吧！
白天津



子 夫 孔

子曰：「子路不悅。」



子曰：「人倫難於加；友也。忍也，孰不可忍也！」



子曰：「知不止不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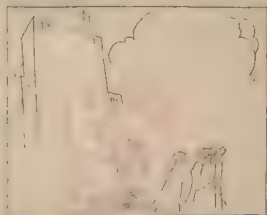
子曰：「人坤，何？寸寸無軌，其何以能行之哉？」



齊一也，旅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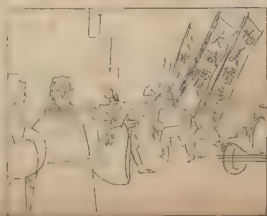
和潤明，其曰：何之強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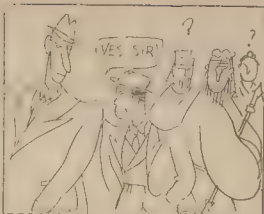
子曰：「君士諸之，小人求諸人。」



子曰：「人之小己，其亦不詳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有盛饌，必變而而作。



子曰：幾單於天，無所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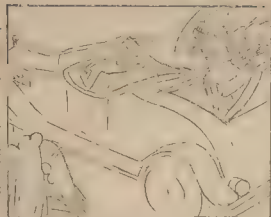


子曰：自亂而往，言不欲觀之矣！



子曰：今之學者，是謂

沈義，至於大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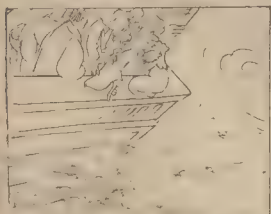
夫子莞爾而笑曰：

知筆馬用牛刀！



子人太明也，臣

前之謂後事也。



子曰：取法於彼，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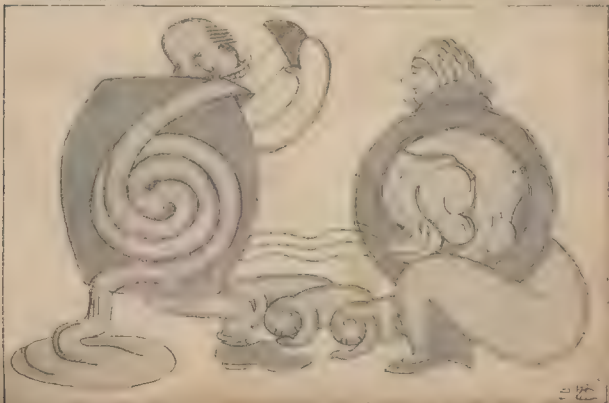
臨深池，戒之，不。





金珠寄自廣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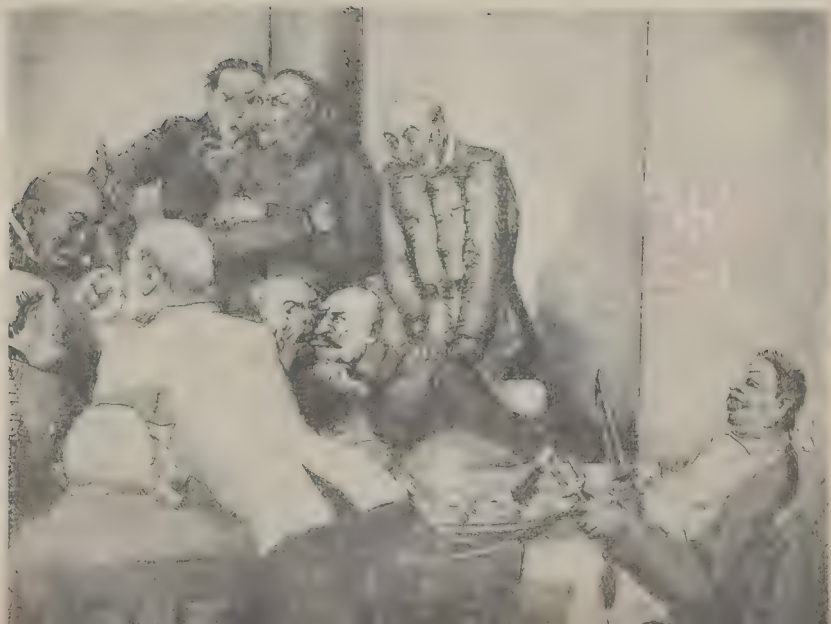
嫩情聊勝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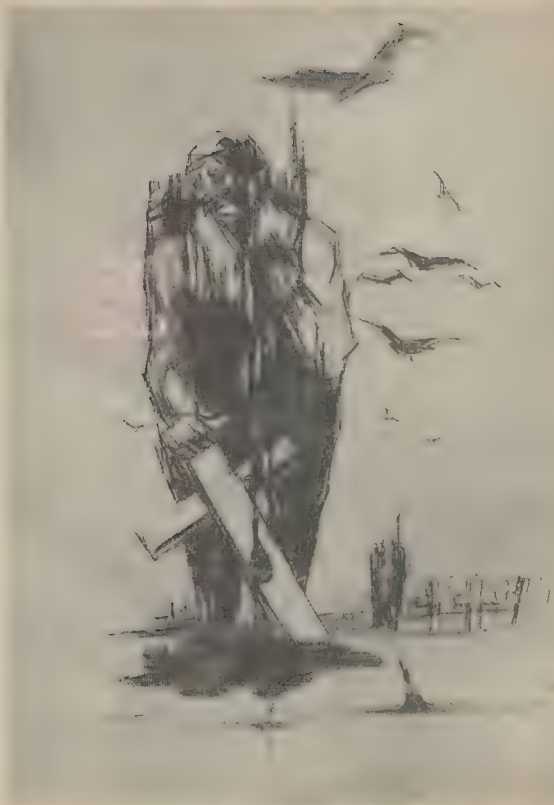


光緒寄自武昌

兩和提器解的

又是擇肥而噬的時機來了





先戰而後和平

諸濤山垂釣致富

(反哺漫畫 第四回)



(1) 來信斯與肉旁



(2) 美豐存心周身輕



(3) 聞名遠播體兄



(4) 垂釣又遇烏龜精



(5) 武裝橫行兵來偵



(6) 骨餅飽吞婦作聲



(7) 魚而獲人笑盈登



(8) 口吐洋錢亮晶晶

糞坑板上的談話

是這樣的環境，一個方尺寬度的大坑，中間有一道，紅一梁，一橫板，橫板上架着長竿似的桿，桿，這類的糞坑在鄉村很多，鄉村離城幾一幾里路，這縣是實驗縣，一切的花費他處多，這村也將是備為中心村。

一個黑臉像鄉下人而眼睛，皮色，手指是城市人的青年，坐在那糞坑板大便。原來他就是實驗縣派來的，不久將作這中心村唯一的中心人物。

來了一位本城壯丁，哼着小調，左手拿書，右手摸褲腰，轉過林子來想大便，一瞧，這位先生正蹲在上面，後退兩步，發出一聲忽忽的又聲，始終亦踏上了坑板，與先生併坐大便了。

這兩位的談話開始了。

「你好嗎？」先生蹲上了笑容男壯丁，壯丁發癱了他的笑，不像村丁裏日常所見的笑，笑的波紋忽現忽滅很靈活。

「好啊！先生。」

「你們村了最近不很活動？」

「是，我們村了最近不很活動。」

「大家都窮，沒有人有錢吧？」

「有錢的人亦不自在這裏了，我們也不用錢。」

「不用錢？吃呢？穿呢？」

「吃，吃糧！」

「穿呢？」

「我和城裏老板認識，每年一擔稻子換兩匹布，可換了四匹，可一斗麥子，包剩三個人頭，馬馬虎虎，也够混了，也沒有甚麼要用錢的地方，只要年頭好。」

「我想村子裏人，每人出兩塊錢，你們便可以組織個合作社。」

「先生先生，我們現在沒有錢，有錢的人早進城，我們有一些吃穿已是好了，那有去弄錢。老實說，我兒子今年十四歲，從來也沒有到過別處。」

先生想了想，做了一級大便工作。

「你們有匪嗎？」

「村了最近沒有，道路的上匪常有。」

「我們想給你們十幾桿槍，組織自衛隊，你想好嗎？」

「我不當兵，我的田也有誤，用不槍，拿槍保護田，我們是小收。」

「用槍多的人，當然願意要了？」

「田地多的人，他們自己已有槍，那還有田地塞上的陳家有二十多桿槍，比你們十桿槍的槍多。」

先生又想了，想，做了一些小便的工作。

「你們村了最近識字的人多嗎？」

「個吧。」

「我們預備開了一學堂，教你們個個人皆能識字了，好嗎？」



「『不識字的人，不識字。』」樣的沒有飯吃，一個人，一認了字，就不會種田，我是不愛認字。」

「認字好呀，可以寫信……」

「一家人家的人，若是用得着水，人家也帶了，不是大家分帶，」

「可以讀書。」

「我們是不用錢，沒有賬，沒有害的。」

先生睜着眼睛出了一些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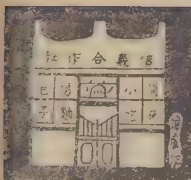
「『牛，牛，牛，現在要寫工人名，』」

「你們還是在村子裏好。」

「『無甚大房子。』」

「那是模範莊，裏面要過工場，過洗滌的地方，大廚房，將來要變一就是因犯也能過好生活。」

「先生，那好了，」



信義合作社

信義合作社

「兒子家關在，」

「先生坐在炕上，這時就見了，件」

「『不識字的人，不識字。』」

「『不識字的人，不識字。』」

「『不識字的人，不識字。』」

「『不識字的人，不識字。』」

「『不識字的人，不識字。』」

「『不識字的人，不識字。』」

「『不識字的人，不識字。』」

「『不識字的人，不識字。』」

「『不識字的人，不識字。』」

「『不識字的人，不識字。』」

「『不識字的人，不識字。』」

「『不識字的人，不識字。』」

「『不識字的人，不識字。』」

「『不識字的人，不識字。』」

「『不識字的人，不識字。』」

「『不識字的人，不識字。』」

「『不識字的人，不識字。』」

「『不識字的人，不識字。』」

「『不識字的人，不識字。』」

「『不識字的人，不識字。』」

「『不識字的人，不識字。』」

「『不識字的人，不識字。』」

「『不識字的人，不識字。』」

人空，

「這好了，公路一通，文化就通，」

「汽車你坐過嗎？」

「沒有。」

「你沒有坐過嗎？」

「我們也坐過上路的！」

「公路汽車又不貴？」

「去，我們是沒有錢的，來，有了錢也都買了油回來。」

「汽車不坐，走路也總便宜多了吧，」

「這真的馬路。」

「我們不走馬路的，馬路有風就有灰，汽車來了，逃不及，命也危險，那」

「你們打那路走過城？」

「我們走我們自己的路——小路，」

「小路，」

「小路，」

「小路，」

「小路，」

「小路，」

「小路，」

「小路，」

「小路，」

「小路，」

「小路，」

「小路，」

「小路，」

「小路，」

「小路，」

「會坐汽車的人，我會也真開味，」

「坐在上面覺得很，我們騎下人上去的，」

「倒底少。對了，我終要也坐坐看，坐一」

「次給多少錢。」

「看路的遠近，看你到那裏？」

「進城。」

「一塊一角。」

「那，」

「一次城，只買了兩塊錢，帶回來的只有幾」

「十串錢。油，鹽樣樣貴。」

「先生和壯丁都默然在作大便工作，」

「先生很貧賤，」

「先生買了兩張紙，飛下在缸裏，站」

「了起來，在整理下袋，壯丁也站了起來，」

「只是沒有費了紙，只費了一塊小磚頭。」

「先生好命，轉頭向缸裏看看那小玩兒，」

「除了那磚頭，他看見了壯丁的錢，」

「又黑又硬。回頭看見了自己的錢，黃潤，」

「滋潤，」

「又軟又細。」

「我走了啊，壯丁笑嘻嘻的向先生」

「說了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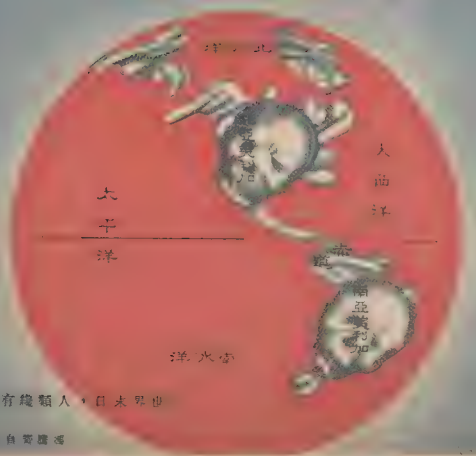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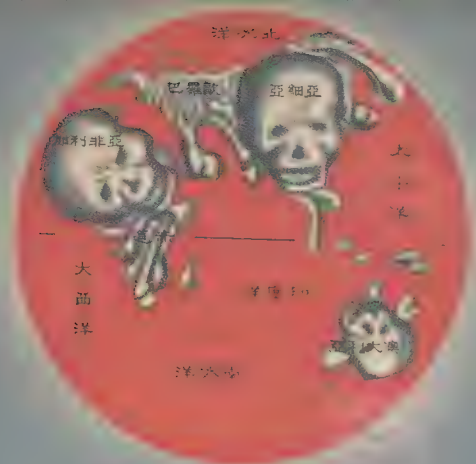
「先生默然。心裏想，如欲想在本」

「村作中心人物，至少自己就黃色要和他」

「們的黃色一樣！」

「幻想着村中的合作社，學校，醫院」

「都倒了。怎樣再建呢？想亦不敢想了。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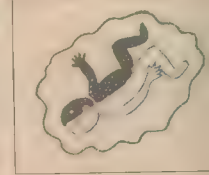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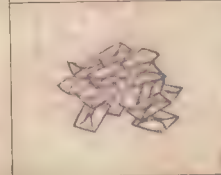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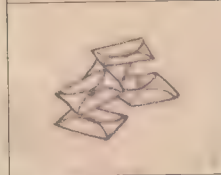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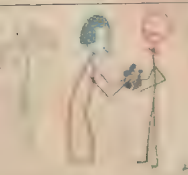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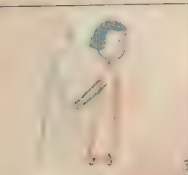


愛六題

心之入女：C

信：B

局結：A



力克巧個那我給你」(1)
「。玩兒快一你跟我，糖
.....(2)
.....?(3)
「! 啊你歡喜我」(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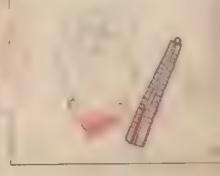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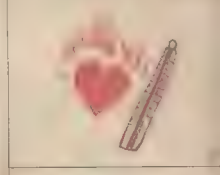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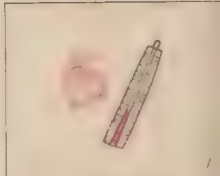
。書情封一了來(1)
。封五了來天今(2)
。了多麼這得個(3)
「? 要不要斤一錢毛二! 噲」(4)

「! 你愛我」(1)
「! 妳愛也我」
。了奏演曲進行婚結(2)
.....年一了過(3)
。孩小了生誕地樂快(4)

念紀：F

思戀：E

熱：D



。心之愛戀個兩的上樹在刻：春
。麗裏這在刻也們我：夏
。了大般心的們我：秋
。子下一念紀來也們我，愛我」：冬

……楊太的我，貝實的我(1)
……切一的我，命生的我(2)
……了去而我裏麼什爲你(3)
「啊士騎的風美的過水我(4)

……臟心的我(1)
……的愛戀在苦吃夜日……(2)
……裏熱高……(3)
……吧它冰冰是還(4)



標準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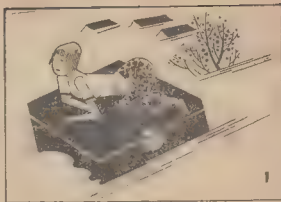
「吉屋召租」

魯 巖

阿龍哥要把灶披屋租出還是兩個月的事，他叫了一張召租的紅紙條兒。可是，「這紙條兒有點『不在行』」，當他把紅紙條拿來的時候，我他個老實的對弟：

「吉屋召租，或門牌內有灶披屋，一間抵橫街九號，倘有足馬，馬路邊出水邊能流動有願租者每月三元請來本宅接洽可也」

這張紅紙條兒差不多在街口貼上了半個月光景，等到氣色全褪成了白色，可是連個房客的房子都不肯上門，於是阿龍哥有點泄氣了。他又跑到我這裏來，要我換寫一張大一點的，他以為紙小



，引不起人的注意。這話我也贊成。但我也曉得，寫得太老實了。這紅紙條可有些缺點了：「馬路」可龍哥家來的紅紙條，「水邊」的竟大了一倍，我問：「這紅紙條上劃了起來：」

「吉屋召租，或門牌內有灶披屋，一間抵橫街九號，倘有足馬，馬路邊出水邊能流動有願租者每月三元請來本宅接洽可也」

最 這張紙頭，約摸又貼出了半個月光景，阿龍哥又到我這裏來了。『灶披屋租出了吧？』我很有把握的問。

「那更不待出，看哪有人來看過一次了。」阿龍哥開腔地說。

「那你打什麼主意？」我很關心地問。『我』再比那張紙條兒換得大一點，字也要大一點。他說：『我』我今聽着，他又把紅紙條拿來。我得到了更多的款人，我已經換了，我寫了端方的下面那些字：

「吉屋召租，或門牌內有灶披屋，一間抵橫街九號，倘有足馬，馬路邊出水邊能流動有願租者每月三元請來本宅接洽可也」

「吉屋召租，或門牌內有灶披屋，一間抵橫街九號，倘有足馬，馬路邊出水邊能流動有願租者每月三元請來本宅接洽可也」

「吉屋召租，或門牌內有灶披屋，一間抵橫街九號，倘有足馬，馬路邊出水邊能流動有願租者每月三元請來本宅接洽可也」

我抄寫了幾個人家的廣告，決了過去，就給他寫好了，隔了四天阿龍哥又來了，並且好心地對我說：『兄弟，你那張紙頭上寫的究竟是什麼？』

「爲了什麼？」我反問，「從先張紙頭貼出了，後，來看的人每天至少也有八九個，但誰肯上門，便都說上當上欺，不是嫌紙糊塗，就是看不出來，便是說陰陽臭得人發惡氣，一邊還自怨天尤人了紙上的話。」

「阿龍哥說着還對我苦笑着說：『哦……哈哈……哈哈……我難着阿龍哥不做的好笑了。』」

「吉屋召租，或門牌內有灶披屋，一間抵橫街九號，倘有足馬，馬路邊出水邊能流動有願租者每月三元請來本宅接洽可也」

半推一中推決水身開
有己爲操(一) 下而流漂(一)
越婦水是(四) 意起財見(二)
掛野天雲散水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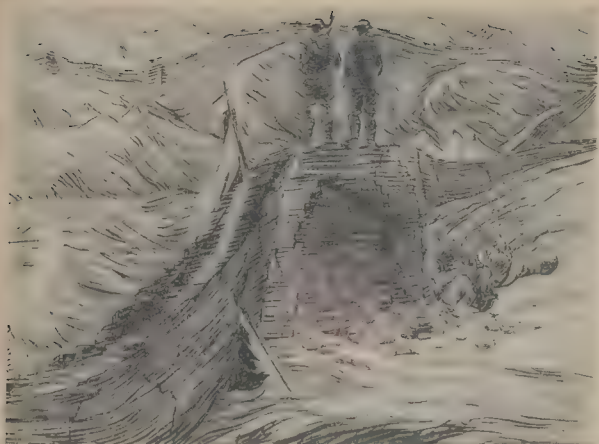
極 北 南



後台風光
雜作與白入洋



馬路國早晨
沖濟新寄自廣州



作迅出

圖城古



山古鳥運私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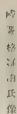
西田



『。了着把他把經已大老』(二)



「未、笑黑個那把！」



目。的文半無身是他且而：（像肖林指，謂員教
。了有都上幣貨切，內行銀在像有的他前



威廉·格羅泊其人及其作品

王敦撰

本年八月號的美國雜誌「浮華世界」

Vanity Fair 登載了威廉·格羅泊 William Gropper 所繪的一幅漫畫，題名

爲「日本皇帝獲得了諾貝爾獎金」

aw's Emperor gets the Nobel Peace prize. 當時在美日傳以爲他們的真正安

業即天皇推出一幅中策了，以救該處

畫家也笑了，所以美國之心不爲然而

生。事情也因此而擴大，駐美日大使便

向美國國務卿遞上抗議書：「日人所

不滿意者，不在其畫上所繪和之狀

之戲謔，而在以日皇爲日本之代表

之戲謔，但在以日皇爲日本之代表

紙上有繪人之權，故不能任何對其品之

責任。『同時「浮華世界」的主持也發表

聲明：「美國人士對於漫畫之許生，

能恰如其分，如係內含嚴正之刊物所

發表，則對之辯正，猶有可說，若其性

質似重演如本刊物，則無引起糾紛之

可能，即如關於羅斯福總統之漫畫，本

刊過去所發表者，不下十餘幅，總統始

終含笑接受，且其每期多購數份，以之

分贈友好，從未聞有所由責本刊也。』

這似乎已成介紹此事件發生的過程，決

不想便肯定地說：「美國人不知批評其交

，或我們東方人不了解幽默，古語此便

軍隊爲了讀者的思想自由。請大家自己

去做個裁是頭非的判斷吧！

威廉·格羅泊，和 Hugo Gellert,

Horace Brodsky, Hunt Diederich 等

一校。——紅的與白進家的佼佼者



「了來起圖已官判裁的賊貪！呢基月號」

威，政濟，宣傳等工作。他是，而美國

又又薩日。現代美術史上練有他名字，

世界漫畫界也有他的作品。我不能把

他拾得人高，誰也不能把他降得太低。

他和美國省報文學的萌芽時代的文

學家博克。倫敦差不多，有一部份的作

品是收性的，有一部份的作品却是硬性

西，大都是解決補包問題而作的漫畫。

誰也知道他是有一重人格的。

他的作品風格是獨創的，筆調是

從有印像變化出來的，簡潔生動，甚老

古拙。他表知人物的力量，尤其是表現

勞動者，暗探，盜匪，宣業部，說教人

等的力量，爲大眾的英國漫畫家等樂笑

及，近來摹仿他的作家輩出，如 Will-

iam Siegel, Paul Bard, Meyer Schiager,

William Hernandez, Walter Kurt

等都是。總之，格羅泊算得是一世之

和漫畫界的權威。怪不得他在對日之「

不敢漫畫事件」發生後，曾對路透社記

者說：「敢余漫畫之報紙，已爲德意志

等國家禁止入境，如日本亦因反對我

畫者，則余甚感，因反對者現已有勞工

領袖一人，資本家數人，及皇帝一人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他的作品

並沒有什麼了不得和爲人所注意。戰後

機將露頭角起來。他在日報及雜誌上所

發表的東西既無統計，也未彙集起來刊

印單行本，實可惜耳。我祇看見他一本

名叫「Aloy Oop」的漫畫小說，專門

描寫江湖馬戲班人物的戀愛及生活故事

，和一本「遊戲漫畫集」，也看過他爲

別人所作的插畫漫畫，如：Whither,

Whither or after Sex What, (Hous

Parade 等書，都是愛不釋手的東西。

Parade 等書，都是愛不釋手的東西。

夏伯

味備焉。故作「米湯的分析」。

對於豪士，遇有委託的事情，可不必

作上角兒的。就是「麻本」。



女：「安琪兒」是什麼東西？

男：就是天上仙女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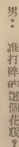
女：好，你敢咀咒我死嗎？

不口事假不必在此；即是真心。高翁批

差使的人，定說：「卑賤實在可恨！」上

小大人真滿嘴吃！小兒有這大胃口

「無^レ論^ハ、其^ノ相^ノ比^ハ、例^ニ如^ク、乙^ノ内^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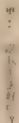


女：是我，怎么了？

男：打的好……那花瓶是……

的很！

言下有不勝羨慕之望。換一句話說，甲實欲因內以與乙要好，真言之：即吃醋是也。但醋雖開胃，亦甚酸嘴，純醋亦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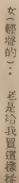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女(聲音)：我在洗澡。

男：不要緊！你用來暖着我的

眼再讓我進去好了！

去，故作親暱的狀態。酸中帶甜，此實醃菜湯子。世人口味不同，又有專喜吃鹹者。於是米湯，亦有「辣米湯」。什麼辣？是辣菜湯呢？辣米湯是逢人便罵，須知米湯的罵，異於尋常的罵人，尋常的罵人是罵人所怕罵。米湯的罵：是罵人所不願罵。如自命有骨格的人，必曰曰：「汝不通方，當今之世，必須隨俗。汝不與人同俗，怎能進世？」他必自負曰：「我豈同流合污的吗？他，雖不當責，是我知我了。」若自爲調停的人，必曰曰：「汝太無骨節，當今之世，入善波



附
五
！

男：這樣，妳的性感那個呀！

姚國經寄白天津

人欺馬善被人騎，如汝之行爲，恐不免爲人所玩弄。」他必自喜曰：「我豈傻瓜者流，喜怒必形於色者。」不知不覺米湯入口了。以上諸種：只能對世故不深者用之，若老於世故者，猶加玩味，即以爲米湯了。因爲有味；雖能使人覺察，必須用淡而無味的「淺米湯」始能售吾之計，但淺米湯最不易嘗，亦不能售言。大凡有語言一出：均皆逆擊，必須飽嘗酸、甜、苦、辣、的米湯。再運用酸、甜、苦、辣、米湯，隨後合奏一味而取無味，如紅黃藍的合成白色，却不可以言語形容的了。至於「我同您要好！您是我最中第一個愛人！」等等，皆可歸入「餽米湯」「暖米湯」之列，不但不能入口；人將按捺而過之了。有志於求學者：其稍加注意焉！



作予淺紫

都編編類性女新

？謝慶怎，了性今時了失片照些這：輯編
 。吧觀人特四一出天夏年明，來起觀客們總記：編主



電 通



表 代



備 提



護 簡



理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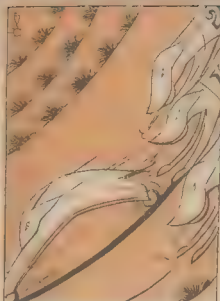
教 役



追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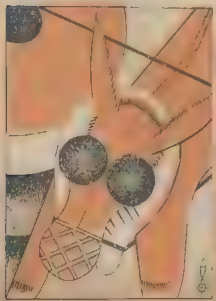
領導



解脫



團結



前線



獨立



安全



保衛

邊疆民謠



拿上小刀
割蔬菜，
慢慢的看
一看可得
心肝菜。



排墳埋屍哥大娘大爹，你嫂嫂懷個孫抱到一白小
屎頭子，日日驚死戰死。
。上死紙死，了，了
。拉了，了 拉 唱
。 謝子，來，來，來，，，



花欄樹，
圪刺多，
後娘待我
真正苛；
汚了裏脚
大罵我，
汚上花鞋
鞭打我，
受不得氣
受不得
罵，
醜了黃河
死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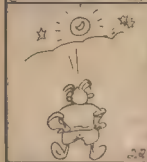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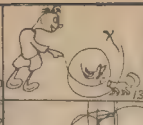
喜鵲叫，
尾巴長，
走到橋邊，
買四斤，
一貫買到
丈母家，
丈人拉，
丈母拉，
拉回家去
喝杯茶；
風吹門簾
望見她，
烏頭髮，
白臉巴，
回家對我
新娘說：
快用花轎
接來家。

飛劍的故事

潘沐子作

(開端)

隱隱



(1) 飛劍成呼

(2) 決心助道

(3) 發覺惡魔

(4) 夢見奇事

(5) 夢見奇人

(6) 夢見奇心

(7) 夢見奇世

(8) 夢見奇成

(9) 夢見奇林

(10) 夢見奇山

(11) 夢見奇花

(12) 夢見奇寶

(13) 夢見奇試

(14) 夢見奇情

(15) 斬友報恩

(16) 親食清草

(17) 夢見奇家

(18) 夢見奇地

(19) 夢見奇時

(20) 人不被許

(21) 子第二千

(22) 氣沖牛斗

(23) 夢見奇心

(24) 入國與

(25) 夢見奇殺

(結局)

南柯一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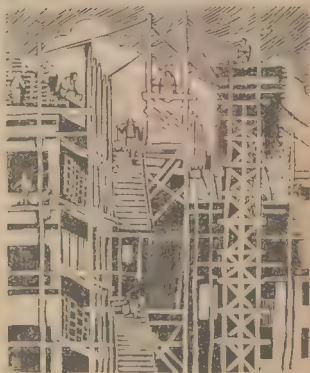
書漫刻木的國中代現

(特會覽展合聯刻木國全)



野人

驗民



唐

勞苦



張越

失



溫

訓



作製鐵

力



日本學

橋打河龜文



作文編洗

獲收



作波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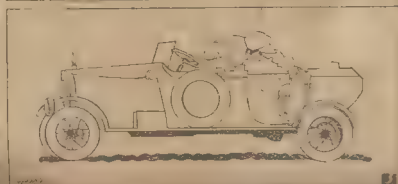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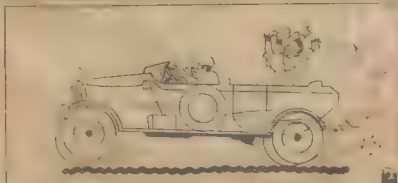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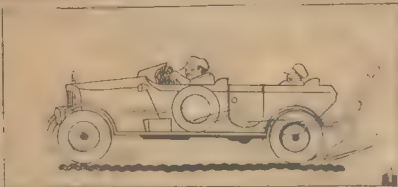
工石

此對者讀，其工好最的化文揚發為亦，廣修研窮在即刻本；按，圖
、何路不足亦料說不願其最目見，一什試訪不，過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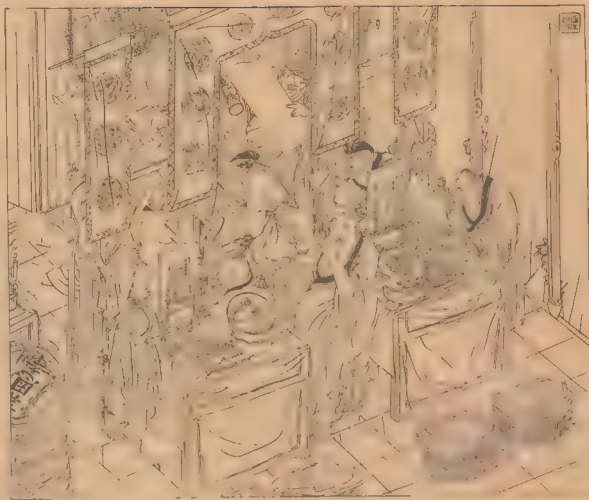
車最過輕

馬人爺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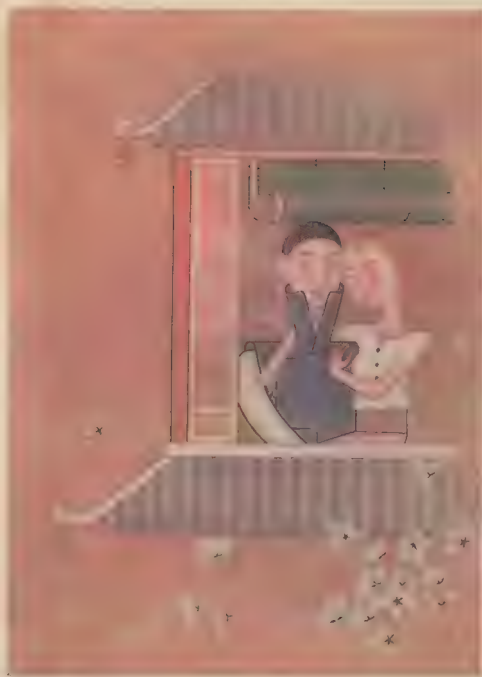
自思金排

丁深作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早到八月初六日，西門慶拿了數兩銀錢，來婦人家，教丫鬟，報恩，請了六個僧，在家做水陸超度武大，晚夕齋靈，道人頭五更，執了牌位來，鋪陳道場，懸掛佛像。王婆伴廚子在邊上安排齊供，西門慶那日就在婦人家城了不一時，和尚來到，搖鈴撞鐘，打動鼓，誦經，宣揚法事，不必細說。日說着念着，百齋戒？伴西門慶睡到日頭中人還不起來，和尚書香主拈香，發誓，誦經，禮佛，婦人方纔起來梳洗，盥漱打扮，來到佛前參拜，衆和尚見了，武人這個老婆，一個事都迷了佛性，關心，關不住心猿意馬，七通八倒，酥成一塊，但見一班口裡只吟佛號，不知顛倒！雜學昏亂誦言，豈知高低？燒香行者推到花散；衆僧跪院誦香香盒；宣盟表白大宋國，錯稱做大唐國；懺罪，黎武大郎，幾說出武大娘；長老心忙，打鼓錯拿徒弟手；沙彌情高，盤腿鼓壞老僧頭；從前苦行一其休，萬個全剛降不住！一婦人在佛前，燒了香，發了誓，拜禮佛畢，回房去，依舊陪伴西門慶，擺上酒席，自去取樂；西門慶吩咐王婆：有事獨自答應便了！休叫他來聒噪六姐。婆子哈哈笑道：你兩口兒只管享用，由着老娘，和那老

婦。



字 教

一瓣一瓣，一朵一朵，
滿地裏訴苦：紅桃花白
桃花，

祇恨她自小兒種在如來
佛的身邊，

沒一個粉蝶兒躲在她身
上去採，

要有個粉蝶兒去採；

她便犯了佛門的清規，
這佛門的清規

獻貢的者記影攝個一



爭食



六肯張培本任

(歲六)作本培張



(歲七)作華特吳



劉堤成作(十一歲)



王竹孫

(歲八)作孫竹王



(歲四)作行行邱



賈心願作(十二歲)

贈花



黃筱梅作(十一歲)

鏡大放言寓的象現會社

搜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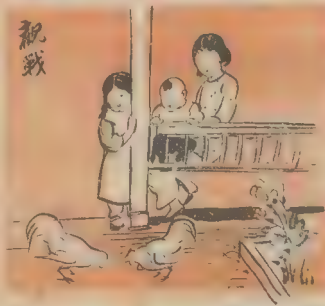


找對象



平凡自苦度金銀

觀戰



開放



作莊樂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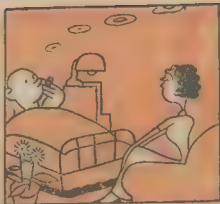
去動誰



漫不經意



境首一要他請，爸爸給這寫我：要
，羅元十三百一要他請你麼那：夫
！唔唔他送們我為作元十三扣
作生處創



沒口味。此一，中會。在。因。地。時：妻
，你。來。日。先。我。對。付，有
。了。來。味。我。的。後。之。是。一。你。是。可：夫
什。麼。上



？里那在放錢的你！來山說：齊強
。：教人自，身以在：人王
作農喜樂



？喝白——你見刻即能我：青聲的里話隨
作 廖 郁



內政部在夜半，果將嚴校該。直統



家人然不，門啟先，假時的主：客女
：一辭發：假時的客：春
些論在先建前之果走：一客少不：役侍
！的過有里賦

作 者 宗 林

中國通志

本務部年報
生由國學先
生負責指導
(智應) 植五
人財 植五
學 植五
學 植五
(學期) 植五
中 植五
(無費) 植五
按 植五
(幸) 植五
(部) 植五
(海) 植五
(路) 植五
(路) 植五

這本小說，是作者根據他在南洋的親身經歷，以及對南洋華僑生活的觀察，而寫成的。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在南洋華僑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經歷了種種困難和磨練，最終在艱苦的環境中，成長為一個堅強、勇敢的人。小說通過對個人命運的描寫，反映了當時南洋華僑的生活狀況和社會環境。

MODERN SKETCH

Published by The

SHANGHAI

MODERN PUBLICATIONS, LTD.

300 Foochow Road Sancha.

每斤一元二角

[illegible]

一三〇 九話電號〇二三路州臨海 所執

第廿二期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

本期特大號
每册二角

發行所
出版

海濱代印局

時代漫畫

金島牌

只知實事求是 不作虛偽贈品



老牌國貨

煙味好
價錢巧

華成煙公司出品



虎標永安堂

萬金油

萬藥之王

萬病可治

萬金不換

萬家生佛

上海分銷行 甯波路 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五號
全國各大藥房及各種紙煙店均有代售



美顏如玉非難求也
但須於每晚臨睡之
前搽兜安氏美容膏
必獲滿意效果此膏
功能艷容嫩膚經常
用之免生皮疵皺紋
凍裂晒黑之患愛護
皮膚之婦女宜常用
之

售出有房藥各 司公藥西氏安兜海上

膏容美氏安兜

肺形草

療肺聖藥

主治

多年肺癆
新久咳嗽
吐血咯血
潮熱盜汗

每服二元 每打廿元
詳細說明函索即寄
▲上海石路新華慶里
天濟醫室發行

謹防
假冒



上海時代圖書公司代辦部

專代國人代辦代訂

全國出版之各種圖書什誌

優點

辦理迅速 手續簡便
信用昭著 服務周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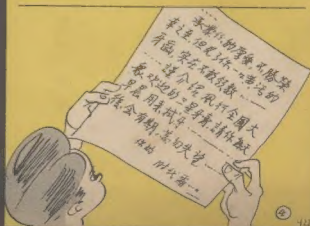
三星牙膏



風行全國
大眾歡迎

上海中華工業社
出品

平



時代漫電

22 號大特月十年週二



樑棟家國
石柱會社

作子苗黃